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桑英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三

餘姚黃宗羲編

序一百十四

方外

送别燈和尚還鄉序并詩　劉基

有浮屠氏踵門而求見予方以事出不得見明日復來問其鄉則世為括人與予為同州故其心尤惓惓焉將歸求言以贈其行夫浮屠以離世絶俗為教父母兄弟

且不得為其親也而獨惓惓於鄉人焉何哉今之人同里巷以居而有不相接者及其過於他方不啻如見骨肉所適愈遠則其情愈切是乃人心之所同非待乎矯揉勉強為也浮屠氏割慈忍愛以為高宜殊乎人而師獨不然是蓋有見於道者也則其為浮屠也豈果惑於其術之說而為之哉世治不古為民者日困農疲於耕而終日不飽其食工疲於作而終身不休息士不識於時而纍纍無所即追呼徭役之可憐誅求徵斂之無厭

皆足以累其身愁其心求全軀而苟安舍是其何之乎若師者其迹於是而心則有所寓乎余既重其敏慧又嘉其敦鄉人之誼故為之言且繼以詩師名復祖别燈其號也詩曰

閒居寡塵務遂與嬾惰親扣門報有客喜見同里人相知豈必素鄉語情自真北風吹大江寒水波龍鱗話别一何速令我生苦辛故山到何時溪梅照新春親朋或見問為道長清貧

照玄上人詩集序　劉基

予初來杭時求士於鄭希道先生先生為余言照玄上人之為詩雄俊峭拔近世之以能詩名者莫之先也余素知鄭君善鑒而言不過心常懷之及訪於杭人無能言上人之能詩者心竊怪之及余徙居白塔之下而上人乃住持萬松嶺之壽寧寺於是始得徧觀其所為詩盖浩如奔濤森如武庫峭如蒼松之棲縣崖凛乎其不可攀也而憂世感時之情則每見於言外嗚呼是宜不

以詩聞於杭之人矣夫詩何為而作哉情發於中而形於言國風二雅列於六經美刺風戒莫不有裨於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驗風俗察治忽以達窮而在下者之情詞章云乎哉後世太師職廢於是夸毗戚施之徒悉以詩將其諛故溢美多而風刺少流而至於宋於是誹謗之獄興焉然後風雅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今天下不聞有禁言之律而目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為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為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

輕重於衆人而不辨其為玉為石惛惛怓怓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然則上人之不以詩稱於今之人不亦宜哉嗚呼有伯樂而後識馬有匠石而後識梧檟自古以及於今伯樂幾人匠石幾人耶抱奇材而不遇以泯死者不少矣予既重上人之詩而又悲夫人之不知鄭先生之為伯樂匠石也故為序其端焉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劉基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惴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設為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為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殁矣哀痛之情未寘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間有疑焉則羣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撻而望救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

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於土偶木俑之前彼固自以為孝而不知其為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鸇搏擊蜚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於母我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各有母將舍其母

而獄人之母歟將并其母而獄之歟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居其一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為呴呴嫗嫗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弗恒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於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以劉子之賢其不為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為劉

子者不多也故又為之言以悟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送乘大車住持乾明禅寺序　王縉

佛法之初入中國本出於一其後去古而源遠遂析為三曰教曰禪曰律教學之盛有南山之宗有瑜珈之宗有慈恩之宗有天台之宗有賢首之宗禪學之盛則有臨濟溈仰雲門法眼曹洞諸宗律學則有會正之宗資持之宗其派既分於是互相矛盾禪則譏教之滞於名

相教則譏禪之溺於空寂至於律學雖為禪教之所共持而趨向取舍亦各不同為其學者師異旨殊各立門户不相出入有若楚瘠之視秦肥邈乎其枘鑿之不合也嗚呼世之圓頂方袍者何限孰能會於一而歸其本哉余居京師既久一日大車乘上人相過於橋門覿其容冲冲焉聆其語犖犖焉與之談其道確乎其有源也沛乎其知所委也詢其所自出則晦堂進禪師之上首而余里中子也其至金陵為善世首座宗門諸老皆愛

而與進之近屑叢林薦剡而捧檄出住西安乾明禪寺將行求言以為別余自束髮志慕家學即潛心於聖賢之道刓精竭思鞠明究曛以至於顛髮種種而不得其涯涘尚何能知佛法之閫域哉然念大車年方壯而志銳譬猶平地任載之器其輪圓其箱方其桴澤其轅輗軸轂之材既良而馬牛服駕之力又盛使去偏蹊曲逕而由乎九通八達之衢雖千里不難到也顧在大車力行何如耳吾冀大車勵其鞭辟儆策之志而環轍於二

乘三泒之間然後合衆說而底一會殊途以同歸俟他日倦遊而返方當舉吾儒之說以告之盖有所待也大車行矣余日望之

送浮屠景�序 方孝孺

周公孔子之道衰而異端出稍盛之後其說尤熾人趨而信之最深久而遂同稱於孔子曰儒釋世主惡其然欲斥之者有矣然既撲而愈焰既滅而復興惡者之五六不勝喜者之千百延至於今塔廟多於儒宫僧徒半

於黎庶西域之書與經籍並用吾嘗求其故以為楊墨名法之流其說與釋氏雖殊其違聖人之道則一然皆不數傳輒不復續釋氏更千載而不廢獨何哉蓋楊墨名法淺而易知不足以動人釋氏之術其深若足以知死生之變其幽若可以運禍福之權惟其深也故過於智者悅焉惟其幽也故昏愚之氓咸畏而謹事之而其徒又多能苦身勤行固執而不為外物所移飾儒言以自文援名士以自助故其根本滋固柯條蔓延纏乎海

內無怪其與孔子同稱也然孔子之道猶天然豈以其同稱而損哉有一善可取孔子且猶進之聖人之容物固如是也況釋氏設教一本乎善能充其說雖不足用於世而使其身不為邪僻不猶愈於愚而妄行者乎故儒之於釋縱不能使歸之於正姑容之恕之誘之以道傳之以文然後可使慕入焉四明景暉年甚少從烏傷龍門海公為弟子性慕儒學頗至其來京師而將還也海公屬予有以告之余非釋氏徒固無所告也然暉師

之居烏傷視土田之沃室廬之稠市㕓之富亦以為盛矣人告之以京師為尤盛而觀之然後知其不誣也夫人學於釋氏已久驟而語之以儒道之大不猶昔之疑京師者乎在乎造之而已曄師其歸而求焉茍有得於吾之言則去孔子周公之道不遠矣

送怡上人序　張寧

自佛法入中國歷漢唐宋元及我皇明上下千餘年根株既深枝蔓益衍排之者雖屢而歸之者愈衆造之者

甚鮮而求之者愈力其為教高固難能也如此彼歸而求之者固宜與之盤旋其不歸而求者乃亦與之遊不舍則釋氏接於人者必有可愛將不以其道而得之其所居清雅可憩也其言語和悅可聽也其行止愿慤可近也其往來無子男婢御若禮之有內外其交際無矛盾劍珮若小人之以勢利是可愛者也是不歸而求者之所以與遊也邑有大刹曰天寧古稱多聞僧有號印庵者始繼其舊而增修之寺益崇顯今年冬所司以其

徒怡庵主之所與遊者徵文以賀予嘗讀韓子之送文暢者矣又嘗讀柳子之送文暢者矣韓子告之以道也柳子贈之以文也文固道之顯也若柳子則不歸不求而與之遊者也怡庵當入座之暇徐取二儒書觀之則知諸君所與遊之意而吾所以贈子者亦在是矣若夫祕密圓通有可以警覺冥途者自有不立文字者知之吾固弗能道也

叢林一覽序

楊守陳

局一隅而欲覽四方之奇勝攻一術而欲交九圍之俊英此在門墻者猶罕也况在四裔者可得而麾之歟客部郎中孫君廷蘭素與余友善一日謂曰吾蜀浮屠子珙號璧溪貌枯松而心皎月行玉雪也兹以薦來京師拜命為松潘綱副既獲覩神畿天闕之壯偉退而謁諸碩儒髦士拾其珠咳玉唾於行卷中自以為慶而其中猶未厭也行將去燕適齊溯九江而南訪金精於虎丘睇小朵於天竺蘆浮鯨波拜神現於小白華山下然後

轉金陵出荆楚而歸在在必求儒林之作以實其卷而於兹題其卷曰叢林一覽祈先生言弁之嗟乎蜀之山水名天下而學浮屠者自以其術百家莫能先也珙生於蜀而馳萬里以覽四方學於浮屠而能内交吾儒博求其言議此與夫安甕天而矜坎井者何其異哉昔者司馬子長足跡半天下則以壯其文辭陳良北游中國則以學周公仲尼之道珙其有是哉請有以語之爾未出蜀時意蜀之山川至矣今覽之嶽鎮海瀆則向之所

見者何如也周孔之道豈直若海嶽而已哉聞而慕之不若目覩而足蹈之也珙其以是推之倘有志於吾道也請更日而竟其說

贈禪老清上人授僧録左覺義序

莊昶

釋清上人以相術居京師京師之人欲求知所謂富貴窮達者未嘗不之上人相也而上人之相亦輒應以故上人之善相名滿天下雖余之騃魯退處深山窮谷無所事於此者亦知上人之善相人也和陽尚廷臣曰上

人豈特能相人哉上人自祝髮居京師四十年衣未嘗識華食未嘗識飽顧嘗閉閣静坐脇不及席足不及戸外尋尺之地以求佛之道所謂明心見性者亘五六十年不倦寂寞若空無所不至人皆謂上人與富貴人交可以富貴自處而乃如是何也豈所謂惡逸而好煩者哉上人曰不然農執耒耜出粟以供賦工作貨器以供國家用兵執干戈以衛社稷皆亦人耳吾亦何以異於人哉吾得世之所謂淡修者去其勞而取其逸盖亦幸

也茍於吾業有未能精吾道有未能勤夫豈不愧於彼哉上人以為道雖勤而其心則又甚公以恕非若他之學佛者膠固而不通也故每語其徒曰道一也天下之為道者曰老曰釋曰儒儒者常非釋老而釋老二氏又常自以為是不少屈每與之相抗相詆訾自不相容此不知何也吾嘗讀儒者之書有曰無極而太極與吾之所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者似矣讀書不如靜坐與吾之所謂不立文字直指明心見性成佛者似矣毋意毋

必毋固毋我與吾之所謂真空色相事事無礙者似矣夫既似矣然又有所謂似是而非一毫千里者豈將儒者之說謬哉不然必有所見也人之道惟其中以為是而已吾之道果是也吾則以為是而從吾之道吾之道果非也吾則以為非而從儒之道非從吾與儒也從道也吾知從道而已夫庸知其吾與儒哉苟曰吾業專矣吾道勤矣而執之者非所以為道也至於與王公貴人交也則亦不徒與之貧賤富貴其面目而已而若今之

某廉某忠某貪某佞某君子某小人上人又未嘗不洞見其肺肝也上人豈特能相人哉余曰古之人謂静能照物而工人所以能若是者有静以為之主也使或不然而工人之相僧繇之畫也髙閑懐素之草書也夫豈所謂道哉而令也謂上人為僧繇髙閑懐素者吾不信也上人令年以髙行得領天下僧録左覺義事廷臣與上人為方外交偕其戚曹某者求言以贈夫一覺義豈足以輕重上人哉釋之道嘗以天地萬物為空而視吾

身為假借而吾亦不敢以是重煩上人聽也而乃述廷臣之語余者如此且質諸上人嘗有是言否哉遂為之序

贈禮師序　徐渭

昌黎之文余夙誦好之至其論道則稍疵及攻佛又攻其麤者也余觀其送文暢者謂暢欲聞浮屠之說當就其師而問之不當從吾徒而請從吾徒而請乃羨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而然耳此豈足以攻佛哉

大約佛之精有學佛者所不知而吾儒知之吾儒之麤有吾儒自不能全而學佛者反全之者夫所謂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非吾儒之麤者耶不然將學佛者始祝髮而髡之以為絶父子蔑君臣矣既畜髮而冠之擁笄垂珥忽焉長兒女干祿而饕將無所不至謂足以全父子而完君臣踐文物而履事為之盛耶某師自幼去俗為僧大善寺中臘若干年衣衣食飯付應以給初無事於禪講盖所謂不求佛之精者而心行直平絶

去勢利祖其祖而父其父子其子而孫其孫真若俗之
倫理然盖所謂得吾儒之麤者未可以其髡而少之也
計臘若干令總之得六十某月日其生也其徒名浩者
與余夙為詩酒交來乞余言以壽余惟佛氏論心諸所
證悟即壽命相者悉掃抹之而其告波斯匿王又引見
恒河性以覺之云此身變滅之後乃有不變不滅者存
此皆彼教中精微之㫖師既無所事事矣而何庸於吾
說至吾儒之麤若所謂君臣父子云者則師既以事事

矣而又何庸於吾說哉於是合掌作禮而持偈以頌之云爾

贈無盡上人 丘雲霄

丘子講學於雲山僧舍浮屠氏無盡者年六十其徒請言以紀其壽丘子許之時相與遊者不悅曰孔墨楹立而道幢判宣父以攻子軻以辯彝訓聿彰闢我後人令夫子之與之言也言而上之潰其坊言而下之棄其忠無乃不可乎丘子曰咈予敝於時哉昔者周德衰而左

道熾將以瞶眊於天下孔孟憂之其攻而辯之也恐恐然弗縝弗嚴是懼故歷越千載吾道丕明賴厥弼也肆惟我祖爰敷文德抵於海隅明體而視之禮書式而視之規俾服膺於佛老者咸執從於禮樂祀祭朝慶之辰俾得締瞻君臣上下幽明之節化久而孚故今問釋於釋釋曰不知問老於老老曰不知則今之謂釋者守其冠服宗其稱謂焉耳其服征輸稅奔走王政致愛饋親執喪三年皆相忘乎堯舜之習辟之鱗泳於水而忘於

水也君子曰歸斯受之矧入之久而顧欲言以出之邪且無盡慧而能謹敬賢如弗及慕禮如調飢珍文如護貝踐行如執盈其必深探吾道之中正直晝於其教而潛以赴之矣吾將與其進也而奚病二三子喜曰夙聞末世之教有三知聖人之化繼一爾因述以贈無盡無盡笑曰丘能愛人

送廖道士序　劉繪

吾登太和山睹其奇秀嶮巇歷代所建瑶城金屋層臺

列觀不可盡述花木水石交映敻然仙都非人世也及觀羽客清流往來於雲居芝室笙簫鐘磬之音發於松峰桂殿之間乃知天之所産靈域而人物居列必欲其相宜若首分布而可錯然故金城玉塞虎將擁旄建宏勲也王城帝都文士鳴珂飛華聲也遊閑公子連車騎於五陵雄商健賈馳帆檣於江漢各從所奔爾今觀異境所居非有雲裳鶴馭之士絶坌守素不於地靈有負哉若吾所與寥虛白者則又翩翩雲壤之外者矣

送浮屠性嘉序　王璵

金陵之山其最秀拔者曰鍾山浮屠氏之廬之據有茲山之勝者曰靈谷寺寺住僧煥師用章三衢人其為人持律嚴其言有文其心泊焉無所累又其徒之傑然者也予往在南京嘗與遊焉為別且三年矣每思之不置今年夏其徒曰性嘉本初者來遊毘陵寓天寧寺首謁予道其師所以不忘於予者寺有樓曰塵外樓在茂林修竹間本初居之雖盛暑中有蕭颯意間出小并寺門

劍井禎應觀太平寺水壁即楊萬里嘗稱其絶妙一時者登君山憇浮遠堂堂在光孝寺瞰江凭闌四顧千里一矚歷嵩山訪膠山寺僧延坐一室有峯當戶焦千之刻詩其上其半揷雲霧中隱隱可辨識者僅得雲擁秀峯來戶外三數語爾過華藏褒忠寺上雲海亭亭前臨太湖一檻之外波濤洶洶望七十二峯近可攬取如盤盂中物因誦僧法尚詩其卒章云明日慧山曾有約又携茶鼎汲清泠遂去尋陸子品第二泉飲之自是艤舟

菴畫溪披荆棘行二十里至善卷洞與寺僧戒航秉燧深入窮天然精巧處出就航語留止信宿遄歸過予言曰性嘉既飽玩名郡山水且得諸搢紳詩甚富詩皆指閱歷處為題視之囊中獨少公一言幸不鄙而賜之言持歸以見吾師信不虛此行矣世嘗稱吾儒者之與浮屠氏遊常不於其迹而於其人必其人有道其所愛慕而服習者多與吾儒者事同吾是以畧其異而取其同而與之遊如唐文暢宋聞復之流求之於今則本初其

人也本初工書作詩間亦有奇語如聞復喜文詞有行必請諸搢紳以詠歌其志如文暢是宜其得此於人之多也蘇長公不云輪扁斲輪痀瘻承蜩苟可以發其智巧則神而明之物皆有可寓者矧文詞之正詩書之雅乎本初幸以予斯言歸告而師毋徒曰華嚴法界盡屬蘧廬而已也

保安寺建養老堂疏引　高攀龍

昔者聖王之養老也杖鄉杖國異其典祝哽祝噎隆其

文所以尊高年者至周且備以故老者以壽終而有引養引恬之效自王政不行於天下天下之民自生迄死不能有恃而無恐於是乎幼而無養老而無歸者皆遁入于二氏以茍安其身今浮屠氏之徒遍天下能得其空虛寂滅之道者百千萬人不可見一二而入焉者三時課誦一日清修特資以為養而已昔韓昌黎有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者有養也則庶乎其可也夫曰鰥寡孤獨者有養也是矣

而未盡也自十六授田六十歸田之政廢而民無恒産無恒産則仰事俯育無其資豈惟鰥寡孤獨云爾哉無錫有保安寺在邑之南郭西方僧徒過於此者多駐錫焉寺僧某欲建養老堂以處其老且病者欲余為引其疏余既悲夫養老之典不行而鳩形鵠狀白首無歸者得保餘年於浮屠氏而復憮然曰乾吾父也坤吾母也以天地視之皆人也以老者言之皆養也以浮屠之蕪愛而有與仁民之道並行不悖者是宜亟與之而亟勸

之且勸四方之賢者以吾儒仁民之心知天下無告者推恩必自養老始亟助而成之古之聖人曰一夫不獲時余之辜吾儕當曰一夫而獲亦予之幸斯可謂仁之方也已

華藏寺重修佛像引

高攀龍

華藏為宋張俊賜葬之地寺為俊建也俊佐檜賊殺岳武穆王千古而下仁人志士爭欲斬屍揚灰猶恐為大地之穢今俊墓已在荒烟敗草中為野狐牧豨之穴而

寺尚存寺之存非為俊也為地勝也湖山浩渺之致禪房花竹之幽選勝者所必之故寺屢圮而復修寺之修非為俊也為地勝也寺僧某修寺既竣役募都人士整三寶之像而欲余為引語余謂夫湖山依寺寺依佛像信當修而因為大衆説佛佛者覺也櫓乎俊乎一何覺乎佛之空教也櫓乎俊乎千古臭穢佛能空乎知不能空千古之臭穢則當自覺其是非之本心

送閒寂上人序　王慎中

佛氏見距於儒非以其好廣大宮室珍美服食聚不耕之身而為放恣如近世所名學佛之徒也殫力於性地會精於心源謂之高大微眇而毫髪千里之間此所以為吾儒距者也近世名徒於佛者何如哉惟其宮室服食之知而猥下惰窳無復小慧他能以為放恣矣士之名儒者猶睢睢盱盱詾費氣㦧以距佛為功是佛之得距於儒既非其所以取距而儒之力距乎佛尤失其所以為距矣不亦謬而可笑哉其閒固有屏絶聲色禁耳

目之邪淡節臭味裁口腹之慾約身勞體以自若刻居無尋丈之安而行有山跋谷涉之勤厲厲然奉其教之所謂戒者以求别於其徒士者且以為世所難得交禮而多譽之彼亦以此自賢沾然内勝謂足以抗吾道而存其教如吾所見漳州開元間叙上人智海殆庶幾其人矣佛之為言固存於其經以大小分教乘而明聖賢之差别則守戒不失蹈人之所極難猶不足語於下乘之數葢自東土所傳離祖而為宗者未可望其門牆視

彼迦葉以下二十七人一鐙之照西土相續如其經所稱云者又未知羊牛之車相去如何耳充吾儒之所距則摩揭掩室片詞具泯之旨乃足以深攻細折而與之較同異於毫髮之閒如上人所守非獨其教之末亦吾道之所不足致距也上人於佛氏之經該誦而精講良亦勤且博矣其言固在苟求之而思思之而得究其所至將必有以抗吾道而特存吾方距之不暇而暇與之游哉上人勉之然吾亦懼夫所以自為者不至他日復

見上人無所操以爲息邪放淫之本力不足以有距而卒爲上人之道所抗也吾與上人交當勉之

送第上人謁大士序　唐順之

自三十二相至於種種恒河沙相謂之曰皆觀音大士焉可也徧微塵國土謂之曰皆補陀焉可也昔諸菩薩未見多寶佛時多寶佛乃在寶淨國諸菩薩既見多寶佛時多寶佛即不離娑婆世界多寶佛無在無不在而人有見不見耳由此言之求觀音大士者不必補陀求

補陀者不必海然而大士見身獨補陀為著而為其徒者往往必跨海以求而後得焉何也吾聞佛家之說以塵勞為苦海以解脫為彼岸非離苦海不能到彼岸如非跨海不能見補陀或者大士假此以度世而其徒又假此以自度也第之意其出於此乎然則世豈真有補陀者耶其亦化城火聚之寓言耳補陀之事其誕與信無足深究吾特有激於第之行也以補陀之眇然大洋之外絕不見蹤影至使其徒莫不翕然醉心焉不憚驚

波之險颶母蛟魚之毒萬一至焉而後為快蓋其信之
篤而趨之果如此今儒者學於孔氏孔氏之宮廟然可
目量而趾援也其醉心焉與萬一至焉而後為快者何
其少歟嗚呼孔氏之與佛不待較而知也然彼能奔走
人於窮海不可蹤影之境而此不能奔走人於可以目
量趾援之間彼不憚措身於蛟魚之窟而此畫地於坦
坦之途是何詭之易溺而正之難歸耶豈吾儒言義利
乃不如佛氏言死生足以闗斯人而鍵之耶藉令第始

者不為彼而為此其能必至於孔氏之宮如今之必至補陀見大士否耶諺曰雀翼不能伏鵠卵吾才薄不能熾吾儒以泥第之行而迴其轅於孔氏也第茲行過山陰見吾友王君汝中者其必有以語第矣

讀釋氏論 羅洪先

考亭作釋氏論謂釋經皆出唐人手取莊列書推衍而成引宋景文所譔李蔚傳為證比攷其傳有云鞮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

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言上不可加為勝妄相夸眆而倡其風其意不過述當時士大夫崇信假飾太過而已非盡以其華人之所改竄與某人之為某經歷歷可據如治訟之贓伏然似亦未為確論也嘗讀楞嚴出房融受筆令房融文字可考有能獨出己見如經中所言否融不足言自莊列來更相摸寫勦說者何限獨未有一文一論與釋氏抗衡抑又何也故謂華人於諸經典言句有所增損則可謂代立議論則不可釋氏何足

相庇不知言無以知人考亭百世之師也而於言豈苟
哉書以質之知者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三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四　　餘姚黃宗羲編

序一百十五

方外

水月齋指月録序　瞿汝稷

嵇叔夜好鍜阮遥集好蠟屐當其意之所適視世之他好雜陳於前無足移也此不必明哲第無二子之癖者皆能喻鍜與屐無足尚交嗤其失所好已而以二子之

才之美方其趺宕鑪鞴婆娑火𤇆之間雖窮極要眇以
開之使勿好有嗑然而笑耳終不為之移已及其既喻
則天地此鑪鞴也萬有此火𤇆也孰足控摶孰足容與
程伯子浮雲堯舜之業以玩物喪志目輯録五經者意
不如是乎人之好不齊乃或尊鍛而卑屐君屐而隷鍛
不亦過乎予垂髫則好讀竺墳而尤好宗門家言及乙
亥夏侍管師東溟先生於郡之竹堂寺幸以焦芽預霑
甘露開蔽良多既而師則朗徹蟬蛻五宗掩耳不復欲

聞予則沉酣於是恒語同輩聖人六藝之精蘊諸所訓詁非讀竺墳不能得其真生於萬物之中而得為人人而男男而知讀書於書知竺墳於竺墳知宗門是猶飲乳而得雪山之牛復能得酪於乳得生酥於酪而熟酥而醍醐哉雖有他好吾不移矣此正予趺宕鑪鞴婆娑火蠟時語也於是在架之書卒多宗門家言每讀之如一瓶一鉢從諸耆宿於長林深壑雖人間世波濤際天埃壒蔽日予枕席此如握靈犀得辟塵分流之妙彼涔

濡堀堁莫能我侵矣意適處輙手録之當㸃筆意適雖珪組見逼必謝之兒稺牽挽必謝之寒暑之薄肌骨飢渴之迫臓腑有不暇顧肯復移意他好之雜陳耶癖而至是奚必人唫予固自唫矣至乙未積録有三十二卷適友人陳孟起見而誤賞焉孟起遂為録二本會有黄州之役過故里延道徹至齋中亦誤賞焉遂以孟起本遺之道徹遽欲授梓予笑曰此予嵇氏之鍛阮氏之屐也凡所云意適者皆鴆毒也道之所以塞也予即已喻

其癖矣予乃欲使有目者啞其癖耶堅止之逮辛丑予自昭武乞骸骨歸道徹欲梓此意益堅且曰予謂此爲癖子則謂然然可以已衆癖古之人不云乎惟楔出楔至爲發願倡率其弟姪若子梓行之予既不能止遂不敢藏其癖爲次第緣起於其端題之曰水月齋指月録水月幻也而亦指月果有如盤山所謂心月孤懸光吞萬象者乎吾不可得而知也具質之鑪鞴火蠟

紀夢爲心光書册　袁宏道

壬寅秋余夢入一菴有釜十五白粲如丘積問之曰玉路庵也一碑上載祝枝山為此庵伽藍夢中了了識其文醒不記也夫世間恍惚不可據者莫如夢而余又最不信夢者然此夢實無因又非余臆中事是則奇矣枝山書法為當代第一文彩風流輝映一世至其一詠一笑有晉人風騷壇之士傳為口實米顛而後一人而已

余嘗論古人如東方曼倩阮步兵白香山蘇子瞻輩皆實實知道而晝苑書法下至薄技能之入妙者若其資

非近道技與神卒不相遇夫畫如吳如顧書如王如旭輩豈可以技能之士目哉夫世人之耳目手足同也心神同也皆同故其技不相遠同者既不能相遠則其遠而不可以人力至者其耳目手足心神必有大異乎人者矣是以謂之異人也異人之趣去凡民遠甚故其生也分身入流於諸人之中而其沒也又分身入流於諸神鬼之中於是人見之曰人神見之曰神技見之曰技道見之曰道而所以為異者未嘗變也辟如投毒於乳

變而為酪變而為醍醐變而為餅而毒未始變也余於世之名儒大僧偽以性命自標幟者視之與屠估傭保等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而一種豪爽雋俠及技能入妙之士神與道遇者敬之若先賢古佛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玉路庵心光所創立者也夫枝山名士豈齷齪衲子所能招致者則心光亦異人也適鳩材僧還持卷索書因為之識其事以寄庵主他日庵中當為一段佳話也

為寒灰書冊寄鄖陽陳玄朗　袁宏道

鄖諸生張明教者從沙門寒灰遊過余柳浪謬謂余知道者以一大事為訊余告之曰夫二君子皆儒而禪者也佛氏以生死為一大事而先師云朝聞道夕死可是亦一大事之㫖也今儒者溺於章句縱有傑出者不過謂士生斯世第能孝能忠廉信節即此是道然則使一世之人朝聞孝弟之說而夕焉盖棺可乎且七十子之徒其中豈有不忠不弟其人者而殆庶止於子淵一貫

僅及曾氏是何說也迨程朱氏出的知有孝弟外源本矣而又不信生死事大夫聞道而無益於死則又不若不聞道者之直捷也何也死而等為灰塵何若貪榮競利作世間酒色場中大快活人乎又何必局局然以有盡之生事此冷淡不近人情之事也是有宋諸賢又未盡暢朝聞夕死之旨也至近代王文成羅盱江輩出始能抉古聖精髓入孔氏室揭唐虞竿擊文武鐸以號叫一時之聾瞶而世之儒者疑信相參其疑者固無足言所

謂信者亦只信其皮貌以自文其陋而已故余嘗謂唐宋以來孔氏之學脉絶而其脉遂在馬大師諸人及於近代宗門之嫡派絶而其派乃在諸儒至於今所謂蟆蛉者亦絶儒禪之統緒不惟不見其人兼亦不聞其語矣今寒灰子儒心而緇服明教禪心而儒服是其中必有得也頗有以益我寒灰又言鄖有佳士陳玄朗者跡遊躔内而心托方外是亦可語儒禪之旨者也乞君一言以詒之余曰無他説因書以付去衲

識雪照澄卷末

卷中小修有夢中遇老僧謂予為坡公後身故末段云　袁宏道

東坡戒公後身也戒倚柱譚笑而化當時以為異而其得法上首某者初時以戒行藏落人疑似遂不復執弟子禮是其人豈知戒老者耶然坡公答參寥以為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則戒公因地似亦有招之矣坡公作文如舞女走竿如市兒弄丸橫心所出腕無不受者公嘗評道子畫謂如以燈取影橫見側出逆來順往各相乘除余謂公文亦然其至者如當空鳥

跡如水面風痕有天地來一人而已而其說禪說道理處往往以作意失之所謂吳興小兒語語便態出他文無是也明教愕然起曰世謂坡公譚理明徹極矣公何忽有此論適遊山記在案澄公方讀兩赤壁賦余曰前賦為禪法道理所障如老學究著深衣通體是板後賦直平敘去有無量光景只似人家小集偶爾飣餖歡笑自發比特地排當者其樂十倍至末一段即子瞻亦不知其所以妙語言道絕默契而已故余嘗謂坡公一切

雜文活祖師也其說禪說道理世諦流布而已明教曰然則老僧謂公為坡後身云何余曰有之甞聞教典云前因富奢極者今生得貧困身坡公奢於慧極矣今來報得魯鈍憨滯固其宜也明教目雪照照撫几久之

巖棲集序

王衡

松上人受具足戒修婆塞行刺指血寫華嚴經若干卷泊然深居於世味了無嗜也而獨嗜詩其詩清新雅秀皎然清晝之流而鑱刻過之集凡若干卷其游越中詩

曰巖棲集而屬余爲之序曰子巖中人宜序我巖中書余曰余有所不解於子者三夫詩緣情情緣愛以子之法忍至於棄口腹刻肌膚不以爲苦而獨不忍棄此無用之香艷一不解也闍梨自有本色禪亦有本色詩如寒山子輩不歌不律鳥鳴泉流而已而子字必綺聲必諧襲寶珠瓔珞以爲莊嚴衲子而奪詞人之藻二不解也且子既已入不二門矣山林丘壑與林壓厠溷一也奚取於巖棲其有取於巖棲吾未見枯槁幽香之好與

穠臭紛華之好異也三不解也子先爲我解我爲子序

上人逌爾而笑曰夫子以天下無無情之文耶夫日雨

感而成虹烟雲感而成嵐風谷感而成韻是何情乎所

感不同而設色比韻濃淡纖宏繫之矣且夫空中華燈

上暈病不在空與燈也子姑旋汝目而觀之余肯其言

識之簡首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瓀

謄録監生臣汪兆鯤

謄録監生臣施銑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五

餘姚黄宗羲編

序一百十六

列女

序王節婦汪氏 趙東山

漢世復除之令盖本於周官鄉師辨其可任與施捨者孝悌力田者復其身則又由閭師書其敬敏任恤者而推廣之唐之盛時乃命旌表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終身

勿事則感諷之道備矣由是以來數百年間雖田里山谷之民莫不知有綱常之重豈可不思其故歟吾邑有汪氏者邑人王天民之妻也年二十七而喪其夫辛勤刻厲鞠二男一女至於成立雖遭艱難涉憂患未嘗少動其心閭里賢之遠近稱之凡三十年如一日於是有司援著令復其家表其門誠斯時之曠典矣嗟乎吾聞孝悌力田之科唐人以為無益而罷之刲股廬墓論者謂非中道不取獨節婦之貞古今表顯無異義豈非以

父子天性苟能感慨矯勉於一時而無服勞敬養之實與閨門秉志一節終天者不可同日語歟況自喪亂以來父子兄弟不能相保民俗為之一變視秦人德色於耰鋤誶語於箕帚又有甚焉則天理幾乎滅矣而孤嫠老媼獨以女婦之微係民彝之重不亦可尚也哉表其門復其家使之享恩榮於桑榆非徒以報其終身勞瘁亦所以厲節婦於無窮也雖然豈惟妾婦哉感明時優異之渥竭甘旨奉養之誠下以報慈母顧復之恩上以

答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則為人子者尤宜知所勸矣王氏二子長曰有則次曰得奴皆有男女子而汪氏康強未艾天之所以報貞節者未可量也故為推本歷代復除感諷之微意而學士君子有感於彜倫之重歌詩以係之以下闕

吳烈婦詩序 章懋

自關雎之化熄而閭巷之間無復漢廣行露之風自彤史之職廢而閨門之内不聞婦訓母儀之懿於是乎天

理曰微人欲曰熾桑中濮上之音延於天下幸而天理之在人心有不泯焉者故裙襦之中亦有能閑禮義守貞操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臨大節而莫奪赴水火而如歸若吾鄉吳烈婦者豈世道所得而變耶葢烈婦為里人某妻遭亂與其夫倉皇避難去家西行一里許聞鼓噪聲足弱勿能步度不可免乃謂其夫曰君宜自脫禍弗以妾為累夫曰子將若何烈婦曰妾義不受汚惟有死耳夫號泣不得已而舍去既而遊兵四集將追及焉

適道旁有池曰梅塘水潔且深遂投其身以没後數日兵盡夫踪跡至其處見烈婦屍浮池面雖盛暑而顏貌如生乃舉而葬焉時歳戊戌之夏六月也其後好事者聞之為傳其事而薦紳能言之士又從而歌詠焉葢亦秉彛好徳之良心有不能已者今某之孫以其文若詩彙為一帙謁予而告曰先人有美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吾將以是傳之子孫俾無忘烈婦之訓願丐先生一言以張之噫吾於是有以見世道升降之機

矣皇明啓運禮教維新而閭閻一二女婦已能自拔流俗而趨夫禮義豈非天意將興文明之治於今日而有開必先者乎異時國家采民風被管絃以比隆於二南之盛者不有取於是耶是又不但為一人一家之美而已故為序而不辭

李母太夫人八十壽序　劉繪

吾鄉李一元少以藝業投予遂相從遊情好甚篤未幾聯鄉薦以次登第中間利鈍驚喜顯晦大都相同乃知人生交遊有數非偶然也其後子侍左掖忤論宰執一

元亦自戸曹上書極言朝廷大務憤發邊防指切無顧計及予出補巴郡銜者竟得修怨一元乃以稽勲郎在告適亦有異已者含沙馬再上封事闘者遏之從此振衣歸田與予復以道義切磋於暮年予喜燕遊不能去紛華一元澹啬絶軌城府昕夕以書規直欲不罣温飽乃為不詘又毋嚴凝其論著書談道善化鄉井今年太夫人壽登八十鄉井父老偕諸生感一元德化皆賢其母頗稱觴為賀一時榮樂可謂盛矣夫一元舊跡草布

趨歷華要受玉書紫誥以榮其父母父母勤耕桑蠶織見其子顯貴受黼服象翟以耀其身此固人生奇遇鄉人莫不曰慶矣乎慶矣乎自予觀李氏母子廼出蛟龍鬬怒風濤萬里之中而忽坐廣厦細旃之上方當其子飛疏逆鱗排叫閶闔已不知已之有子而遑恤計其養其子慷慨亢節以身任天下欲酬其顧於炎海氷塞之外已不知已之有母而遑恤奉其歡故曰成敗之轉譬若糾墨危哉昔王母能成陵之功而不能全其身范母

能成滂之節而不能全其子古今類是者不少一元以身許國而自振其名業又全其身以事壽母鄉人其能盡知之耶今時望猶藉一元不知其用世之意尚在念否予以為志不可竭福不可侈若一元之才雖繫名王東海之上西驅天驕筆北闕下亦丈夫所常若率其子弟公孫纓緌濟濟酭爵饋漿於壽母之前天性嘉樂鄉里内外稱慶者以千數而節孝之名足勒金石彼即有佩印擁旄標名沙塞者吾不以此易彼也

許母張太孺人敘　李攀龍

予弱冠時吾黨士盖多從殷卿遊矣則殷卿乃三顧予廬中信宿與言天下事握手不置也吾黨士至相謂曰久不見殷卿何至與李生友哉李生狂生也余與殷卿讀書負郭窮巷不能視家生產落落羈身鄉校内佔畢業為之俊傑相命以好古多所傳外家之語慕左氏司馬子長文辭與世枘鑿不相入日月省試有司伎不能稱既稟室家嗷嗷視一弟子員如匏瓜矣予復每過殷卿

即縱酒談笑工嘉版築屠釣之遇下及射鈎贖縢之役苟富貴無相忘也仰屋竊嘆重悲昔人盛年功名扼腕之間無不志在千里計未使吾黨知也太孺人從旁觀之乃亟為殷卿言向從兒遊者無豪易髙也此人亦孤貧泥淖中意若飀去才乃大常兒急之勿失此人哉彼不知李生奚為知若也殷卿亦言陸沉於俗使無嚼齰之行遘會崛起澤大流施而人莫知我所為生不及兒明精淵識矯矯逸氣巍如泰山不可動浩如百川不可

禦兒不及生也太孺人中歲寡居日夜竢一子有建立時儆無愉色即從遊士數來殿卿又往往輟牘迎之終日不得下帷誦太孺人始猶對客佯為呵責殿卿者久之從遊士復不謝絕太孺人則扃鑰持門戶盛氣厲辭鞅鞅去諸子矣以故殿卿無擇交向令窮困時有所失私昵乃今何能不懲精神降體貌以事未嘗知己者對坐以目無可與語彼我扞蔽動及賄食田舍瑣尾鄙倍盈耳黽勉答問一言不相應即忸怩作塵狀以恫衆疑

我稍厭復謂無故人情引衣起走惡聲載路是不以憂太孺人乎余往過殿卿則鞅鞅去者瞰余又相謂太孺人顧奈何内狂生也余尚記憶殿卿自肥子來持進不滿千錢太孺人命給余夜讀值膏數升遺之余至今耿耿東壁餘光念哀王孫而進食意無已時又殿卿於我無論沫濕相呴濡即上書張中丞府中相推第身自賤士乃手援我殿卿豈自知後時乃至今也太孺人雖年八十乎然殿卿已著國士名大錫母矣即有憂生之嗟

懼不先鼎食爾太孺人於余有知興之感在殿卿顧久下人哉時又何可為也余猶及復兒孩提時薛家婦抱子矣縱䄂相藉太孺人撫育三世而處其慈又皆秀發孺慕悅人志意斯稱吉祥善事乎

壽史母序　徐渭

予嘗與客論水孰難易客曰溪澗難河海易何居客曰溪澗之水束以兩厓齒以白石廣不踰丈深不滿尺鮒不得掉跋者惟蛭河海則不然際天極地出日入月萬

寶瓌瑰虬蛟等蛾取者無窮用亦不竭由斯言之寧不溪澗難而河海易耶予曰是則然矣當夫震風鼓天秋潦不止一蟻穿穴百隄為毀汎泥汩沙旬晝未沘馮夷陽侯袖手莫計而溪與澗也澄湛細流朗昭玄晳規矩尺寸易為小飭即有微揺旋起旋息當此之時水之難也屬之溪澗乎屬之河海乎其在人也亦然故卜子夏田子方魯仲連諸人取於世也少其自守也恒有餘故鮮所疵纇孟嘗春申平原信陵用於物也弘故其於檢

也常若有所不及苟及焉則非情矣故人得而指其瑕其於女子婦人也亦然故陶侃之母貧約無他營也截髮剉藳以易其供以給其秣茹蘖食荼事非有多於訓其子也故曰易巴寡婦清之以一嫠也而馭萬鎰奴千指乃無有溢德致禮萬乘故曰難具在今也亦然史恭人之偶少卿公也少卿之績比隆四君宜其溢且瑕也而恭人居其内天下之賢少卿自存至亡無或異口其𡙡孤之遺久而後司隸於朝也恭人居其上天下之賢

司隷自髫至耇無或異口故史氏之先貞女稱烈猶澗之有沚也故曰易也恭人儉約而無溢德猶海之絶瀾也故曰難也其於壽也亦然他人寡應而慮省皓首也而耳與目猶聰明手足無所苦易也恭人日酬百月酬千歲酬者千而十今年若干矣而猶耳目聰明手足無所苦難也難固足賀也亦因是以知其長也

張母八十序　徐渭

始吾與子錫子文輩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曰子儀

者曁兩弟並來就予家塾稍後而予錫予文乃與予同挾策而翔並髫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祸襠一趨而到門盖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衢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蹴踏也而予與二張即髫占對屬文稍稍驚座客名一時誤起郡中而太君者與其太公並拊而憐愛之至則唉以粔籹餦餭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為櫛沐綻則為針紉澣熨不憚細瑣而閥固將軍也備戎物或弄劍槊拾而引弓

相與牽檝馬不轡而馳且射衛堺道中趨臺級至墮趺損壞而母終愛之不色愠亦不甚禁詬兩兒子意若期以濶遠不屑屑事兒女束箱者數十年來二張者薄俗學為詩人四方知之賓至盈座吟嘯酒盞間無虚夜而予顧遨巡庠序中庶幾一飛而屢墜既乃齺緦罟謝去其巾衫益一意於頹放時時復從二張游而太君益為治俎脯釀黍秫教飭諸婦毋違夫子意人或問之太君曰顧人家於人倫天理中毋大虧欠耳至富貴會有盡

時兩兒子若其交儕輩中所馳宜不與彼校短長也噫

鳲鳩稱君子之壽不以其用心專一耶太君數十年中

視其子與吾輩如一日予與吾輩所履有不同而太君

者自小時啖果餌以來至今為治俎脯之日無不同故

太君者當具被戴笄珥則女婦儔也及問其中則鳲鳩

之君子意者其莫過矣此不可以卜太君之不短耶及

是太君年八十矣交太君之子輩令渭操筆以頌某唯

唯已則頌曰某誠自棄不能如淮陰釣徒持千金以報

漂母飯天如有意於吾輩其今吾輩更頌太君如今日者四十年以少報太君啖果餌治爼脯與釀之德也

壽沈母張太夫人九十序 趙貞吉

始乙未予同為庶吉士者三十餘人而奉母就養京邸者數人耳於時泰州沈吉士德夫之母張太夫人七十設帨之辰館中推尹吉士暨予為文合歌詩具粢羮果㯹以慶之明日主人稍備酒食宴諸賓於堂而饋其母氏於宮賓致辭曰敬壽太夫人矣有子讀中秘書必為

名世士以光太夫人於無疆母氏使人答曰為謝諸君
茲吾兒得友天下士具庶幾有成未亡人亦藉手以見
先子蓋張太夫人義明志潔而通於文事有古烈女風
一時稱名母矣此館中一勝事也無何諸君皆散列於
職不復有此暇踰二紀昔之為文章詩歌人已艾然稱
老而况於所祝頌之老人哉然聞張太夫人拜九十矣
明潔康寧無改於昔豈不異哉德夫時亦乞少司馬身
以致養於家而太夫人甚安之夫以仙然不老之親而

有翩然勇退之予以事之也豈不尠哉此又海陵近一勝事也於是少司馬公之同舉進士而仕於留都者有九人焉而六人者出於館中予待罪光禄以從諸君之後欲修館中舊事以諗於海陵而諸君復以文事諉予予豈可讓也哉因憶往者予述太夫人事太夫人讀之愴然以命德夫曰汝毋忘趙子之規也蓋太夫人抱志克家於艱以砥礪德夫之業而日有睇目之望予安得不以守身事親之義告之今則器業已成非予可及矣

予觀少司馬公渉世有法而始愧予之坎壈矣忠不違親孝不疚義知險知阻一健一順風雨蕭蕭而雞鳴不已以成其令名以得其親懽心矣雖古之君子亦率用是道焉耳豈予可易及者哉故始予之規之也稱義納誨而玆予之為詞直頌焉耳嗅予葢渉世而後知此道之誠難也夫太夫人難於其始而德夫難於其終者也何則始之難者母道也亦妻道也母道得而妻道始盡太夫人稱名母宜矣終之難者子道也亦臣道也臣道

得而子道始盡則少司馬稱名士奚為不然哉夫以名士奉名母奚翅海陵之勝事而館中勝事越二紀而復舉則司馬公為不負夙昔所期而予亦得道於私頌之責決矣

顧孺人六十序 歸有光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孔子之居鄉自以為無所毀譽於人獨其所以是是而非非者不可得而廢不惟當世之名公卿大夫至於莒人之妻泰山

之婦人亦與其門人私論而志之以為三代之民所以是是非非者如此夫豈獨春秋之義為然予少好觀古事嘗有意於考論其世而廢置草野無史官之任然時有慕於古之作者得因事立言以著其是是非非之跡是斯民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庶幾他日有裨於史官顧孺人者太保文康公之女上舍朱君子求之配也上舍早世孺人守節垂四十年今年六十里中士大夫徵予文為壽孺人以幼艾兢兢未亡人能保其身至於六十

而為壽其亦可稱也已自予為童子讀書盧兗州家盧氏予弟數稱上舍之才俊不幸短折而趾美於其弟少宗伯而予之從祖母實孺人之姊故知文康公夫人之事為詳公起諸生官禁近三十餘年迨入内閣推封一品夫人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凝然獨處言笑不聞文康公是以敬之如賔而孺人之資性髣髴如其母云由是言之女子以才智自見者要非具德之美若夫沉默簡重居適意之地如夫人之受多祉及所遭之不幸如孺

人之葆真全節具於坤道之順一也當文康在館閣孺人實依母氏居京師邸第親見夫人朝兩宮佐皇后親蠶宴錫縏縟備極榮寵宗伯方為黃門家勢隆貴而能以紛華盛麗之間獨全純白縞素之質於桃李艷陽之時凛然松栢歲寒之操視夫寒女窶婦生長淡泊之中無所見而能不亂者為尤難矣豈非予之所欲得而論之者哉孺人之嗣子某以孝謹稱能成孺人之志者因併書之

吴母陸碩人壽序　歸有光

澱山吴先生少與吾祖遊予嘗識之先生以易學教授鄉里邑中名士多有出其門者望之氣貌冲然不問知其為君子晚年生五子甚愛之而進誠君最長從之友吴秀甫遊予又識之其為人淳篤似其父而翁又髙年君殆不類短折者一旦遘疾時秀甫有園地在邑薦嚴寺之北偏君養疴其中予又時時候之不意遂至大病而遺其孤寡是時碩人年始二十有二諸孤小者二三

歲予始憂其不能以立也君家相去幾百里予又日閉門不與世接久之絶不復相聞獨予友李廉夫為其子延植娶君之女而碩人又以次女與馮夢龍故登州太守君美之季子也廉夫舉進士為大官延植入胄監而夢龍有聲縣學予嘗歎進誠二女子皆與官族其倩又才良亦君父子厚德之報也歲之十一月夢龍過予云碩人今年五十有一乞為其壽之文問其子皆成立矣具田廬奴僕有增於舊也翁詩書之澤不墮如髮今子

壻詵詵進誠可謂不亡矣以田里之女子介然持其門戸至於三十年以遺其子可不謂之賢哉君家澱山湖旁在吳淞江之南田地肥美而民俗朴茂每歲稻田熟有黄雀紫蟹為吳中美味君又種柑橘諸木秋盡早霜黄金滿樹而湖水沉浸數百頃眞隱居之勝地也予始與君言欲訪之不果何意俛仰間而君家已更三世矣能不為之憮然也若夫頌禱之語夢龍自為之予獨序其所以云

張母周夫人六十再序　歸子慕

天下之物其多寡有無之數一也而惟能用物者不為多寡有無所制不為多寡有無所制者非謂其以無為有以寡為多也能盡物之用也能盡物之用可以為有可以為多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由其道安其常如是可謂女子之正矣雖有明達高世之資無所可用而於用物之間亦有以自見者子慕自結髮即與夫人之季子游居閒時時過從季子

至則夫人必飲食之酒清饌美使人不醉飽不得自已諸所從季子游者其待之盡然夫其家之窶也幾不具饘粥而能使其子必得朋友之懽心夫人之能用物也王陽父子衣裘鮮麗以爲吏若此其亷也以衣裘若此其麗也故世傳王陽能造黃金王陽非能造黃金也能用物也能用物則陶侃之母剪髮剉薦設精食爲其子延譽不能用物則劉季之嫂容至而轢釜其子後貴被以羹頡名周南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朝夕思念

憂勤之至矣而其詩則曰采采卷耳則后妃之能用物也后妃之能用物卷耳是也名南夫人之能用物采蘩采蘋是也夫人以此相其君子則有二南之風以愛其子則有陶母之行也葢夫人之性情勤儉慈惠尊尚天產惟是一蔬一茹之不敢不愛不敢庸越而必以善用之以故於屢空蕭然之日而能用其豐美見者不無王陽造金之疑而不知夫人之設處方畧能變惡草為異味酸鹹濃淡百試之而不爽其中賔朋交退掩扉扃戶

不忘經營臨時而晏如品精鑿貯器滿少勝多一當十
擊一鮮佐以蔬三簋而充然四簋而甚設五簋而當大
牢方丈之食無以易此賔主皆樂而財不傷故天下之
能用物者吾以為莫如夫人夫人之費所以為嗇夫人
之勞所以為逸夫人處其無而愈有夫人處其寡而愈
多得其所以用之者矣今玆夫人年六十季子之友君
虞君謨謀所以祝夫人者而私屬余曰夫人春秋髙宜
自逸不得重以酒漿之事為勞壽之日二三子盍請間

規之子慕曰不然户樞不蠹流水不腐是乃夫人之所以壽者也

王孟夙母魏孺人六十序　歸子慕

禮之行也必本於情情至而文生文生而禮成不本於情驅一世之人以虛文為不得已君子傷之夫人之於子慕表姊也然而子慕之生也三十有五年矣未嘗一見姊姊之夫子為先達歷郎署為郡守歸於鄉里比其謝世也猶未知其鬚眉狀貌之何似然則與行道之人

奚以異雖然予慕之得交於夫人之子孟夙則有年矣久而益親予慕終不以姊為問而孟夙之執甥禮愈恭予慕意常踧踖不自安夫與人為甥舅至欲以舅自處而踧踖不自安知有友不知有姊其於友誼為無失矣而於姊不免薄昆弟也朋友之交也舉其一廢其一豈所以並行而不悖者哉歲之丁酉夫人春秋六十予慕始得舉觴為夫人壽歷階逡巡却立者再私念曰今日之為壽也而以姊之故也於情徼今日之為壽也而以

朋友之母也於情篤從姊乎從朋友之母乎曰從朋友之母又念曰今日之為壽也而徒以朋友之母也夫人未必引而進之今日之為壽也而以姊之故也因得以覿夫人之貌從姊乎從朋友之母乎曰從姊於是以兄弟之禮見君子謂是舉也賢賢而親親本於情合於禮異乎世之為壽者矣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五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六　　餘姚黄宗羲編

序一百十七

列女

壽誥封何太安人序　黄道周

吾鄉何玄子先生興其家學兼總諸經生值興時與道俱泰欲以其博通敦説者上佐天子下誘來彦方今搜討異才紿衣世廟鼓舞通變與天下盡神先生遂從郎

署特擢爲給事中宣綸之日人以爲書呈圖見鱗羽所
宗不是過也太夫人值覽揆之辰鄉里長者進黄生而
問之曰子觀往昔槓經之儒有被寵命如此者乎曰有
之梁丘賀治田氏易著於地節匡衡治詩禮著於永光
皆起郎署爲給事中與天子容遹延問得失使微言大
義不絶於天下今士大夫持論錯於申韓甚者以爲晁
賈喜剽說爭一時之急未有窮本探要如何先生者也
長者曰梁匡章句何敢方先生然漢給事中皆領尚書

少府安昌博山皆以侯侍中繫印綬盤礴石渠出入温室故能發抒布其藴藉今給事秩下郎中徒以封駮持國是安所得横經帝前進粤若而稱之黄生曰然子不觀貢禹王良孫寶盧植皆為議郎遷諫大夫朝發一論暮播九室親不如安昌密不如博山而令聞施於今日况今先生原古昔諳時務格當宁以應化柄使天下搏心戢志敦庸反經何必偃息虎觀之旁棲遲逢掖之下乎方宣德時始制廵撫一日擢四曹郎為亞卿分命節

鉞今其傳者獨于讜周忱耳他以薦舉改授得翰林者纍纍皆不甚著士致用固在覃精非貌為高尊也孔北海曰雋不疑引經而定北闕之前夏侯勝當車而辨常陰之驗與夫巨骨出吳黄熊入夢隼來尺咎亥有六身非洽聞周覽者易識其端矛何先生以通敏之才邃稽善斷俯收衆議遐本載籍任城之世業平陵之家緒於是益昌矣温室石渠何足多也長者又進曰然有宋名賢湛尚道德如鄒志完劉器之皆以母在堂且不任諫

官令天下庶政萃於六垣羲照之下不遑啓處先生方以志色兼養而為天下觴杓醯醬日不暫舍何以得晨夕穆色嬉志者黄生曰是則在先生矣曾誕有言君子知道而神立志而清鄒志完立志矣未可謂知道也先生聲振條貫穿徹要妙六爻所以伸屈顯義所以終始先生體備之矣吾儕小人昧於天時不勝人事則又何稱焉於是長者奉觴而進曰吾今而知希有之

賀旌表盧母節孝序 黄道周

孝子曰天救慈衛何謂也國養於其母家食於其母高閭之門內無慈良其實不讓故天下極豐百榮憤張衡宰不慈橋臂自雄瘈狗相伺其轄必亡家道將理厥有士女以似以續以為徽主故為慈以救孝孝以救義救孝則天下歸德救義則天下歸制為慈以救節節以救儉救節則天下歸信救儉則天下歸利焉故禮以衛貞則以衛清至衛歸慈乃與天所天道之所尚慈者以為露雷風雨皆出於地地皆不任而獨自以為牝觳觳然

使生者得以養死者得以葬如此而已易曰先迷後得無成有終救迷而衛終生樂以人名而名之於反故曰含章以余所觀盧母張孺人天衛之矣所謂天衛之者孺人之嬪於盧甫可逾載祖德不殄而孺人有子㱔荼叢集垂四十年内有喪祭之任外有睥睨之釁天救盧氏則必以慈衛孺人天衛孺人則孺人始得以慈衛盧氏故盧氏之有孺人所謂天救孺人之撫有盧氏所謂慈衛也子産者鄭國之相也而國稱之曰母夫豈以子

產無烈火之焰竹書之券也乎為人臣子心創而著其忠孝為婦女心創而獲其節義各以救人則不獲自救以衛人則不獲自衛所獲其救之衛之者天也孺人之為閫相有十載之姑十五載之翁二十載之兇孽戾宗以孝則牖下之庇莫之敢尸以義則蕭墻之慝莫之敢作以節則自甘而安以儉則不過乎物是非一慈也而謂慈領之者猶夫墳衍之生露雷嶽瀆之起風雨墳衍嶽瀆不别於地而包舉之譬於國僑則慈道含章矣故持

人家國不明慈衛之義者以救國則無以衛其家以救家則無以衛其身孺人之翁司徒公方為銓郎時江陵初柄國用威楚束濕海内既濡首不自終制海内章奏道孝義者率格不下司徒公當時心非之也今海内又明法上下遻遻以文貌相羈然小有劇賊熛勢力劫士大夫則士大夫俛首汙面從之當寧不得已廉諸海内孝義之行用章闡風示之則是天下士夫率自救瞑眩籍是笄鋬者以為發藥也堂内即甚慈用筐篋盛其喜

怒諸姊授管鑰投地鏘然則櫛縱有剉疽之痛安在嚴家之無格鹵乎士大夫固自嚴以當宁視之則猶孺子也姚安太守張先生曰吾女幼而知書識道理遇大事有擔當不爲浮議所動天下固多男子識道理通詩書值大事委擔相視道逢傭奴談禍福吉凶目瞠然不知所謀遇金炭輕重蔚角攀昂者不可勝數此其故豈可僅操籖拔作之乎天下無事不講救衛之術驟有事又不得志操婦人冠紱而前則是使雄貌雌聲者相謾爲

笑也故謂天下失德救以孝天下無制救以義天下寡信救以節天下失利救以儉四方未得吾慈不失以張孺人之慈立於氿鮠四顧之際抽緒如綫以至於未被方幅使夫賢俊長者望其胥子如吉光威鳳冀為儕輩恐不可得以是而衛天下猶操井上繘瓶而舉之也巾櫛而有國僑則是在斯矣於是八月曲周路直指述諸風誦以孺人之行達宸聽既有命遠邇翕然姚安諸昆從謂余寔知之余謂是天下之慈衛也故因為觧老而

又舉之以當頌於此

吳門范趙兩大家集敘　潘之恒

詩首國風風首二南自后妃諸侯夫人大夫妻庶媵姬妾莫不有詩大抵皆出婦人女子而風實係之漢魏晉唐而下始屬之士君子以代閨閣之詠乃謂婦人工詩為非宜而傳流者或倩之男子目為贋作其謬益甚漢書續自班昭合宮師事稱曹大家東征列於文選女誡載之内則亘古推為良史至如婕妤團扇蔡琰胡笳雪

詠謝庭詩謔鄭婢徐淑寄椽羅敷有夫燕子樓浣花溪之什即冠紳名家猶避其鋒而昭代彤管之編何其多瓌瑋琳琅也蜀之楊信之費會稽之孫此三夫人者皆以漆麗名世許景樊夷女尚擅譽朝鮮誇於華夏而況我明文章辭翰炳爓於前者乎緗帙瑶編三吳為盛不慧居吳最久與范長倩趙凡夫兩公定盟二十餘年傳壼懿而奉徽音絡緯考槃之集久為欽服未敢增損甲乙而贊一辭彼將模楷聖經伉儷詞宗孰能窺其閫奧

每為之嘆賞嗟誦而已歲戊午館於宣城過王君玉汝齋頭偶見披閱二集至韋絶笈敝且多蠅頭蟲書標於鉛槧間雌黄采掇務取淺近警句余乃大驚此吾十年來未得定而定於誰氏耶王顔頳發猶豫未吐具反詹曰至代言此王君閨淑賈氏朝夕所諷詠者也夫毘梁之女致師於采桑僖負羈之妻宥慝於加璧即叅二隗蕩蔡姬曽足當齊晉之賦然衛女謝伐國之謀姜氏任反戈之戮皆自女子發之安知盡出管晏二君下也故

余一從賈氏所定同曰至詮次而傳之都門以假溢於彤管彼齊之雞鳴唐之蟋蟀其喈喈瞿瞿者尚欲發明王之夢惕良士之懷試觀列國遺風亦將有感而興矣

陳小韞詩序　鄭之玄

陳小韞者予友陳宗九之令女也宗九博學多聞善諸體詩小韞年八歲竊學宗九為詩得語云素手挽琵琶清聲明月中宗九見之驚曰此吾家道韞於是小韞能熟讀綱鑑世說二書益為詩宗九稍出以示余余始駭

嘆我輩不如也古今所傳樂府諸題其事之關於閨閤者率男子作女人語雖工不必肖若夫以女子作女人語則渾身都似矣此小韞之所以為詩也鍾記室詩品言自李都尉迄班倢伃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又曰為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叙别之作亞於團扇何戛戛其難之也他如蘇伯玉盤中之妻竇連波廻文之婦莫不曲折温柔纏綿深妙讀其詩者使人有仳離悽怨之感豈男子所能為哉小韞之詩體物

甚徹温婉而静無傷怨之遭雖不必方之於古要自成其為閨閤之本色矣其詩之嘉者咏蓮云輕舟忽逢三數女手撚荷花隔舟語片片花英隨波流隔水争拋青蓮子粧樓美人云宛轉秋波自點點緑鬟梳成春雲黒纎腰無力罷曉粧風飄翠袖動簾箔擣衣云須臾月落青天曉空庭惟集雙啼烏織將錦字寄秦川争奈深居行人少玩月云月容何事帶雲紅却被風來雲已東為愛入簾分碎璧忽看掬水若浮空將過三五俱堪玩半

失圓明自不同信死信生誰會得好將底事問天工皆

體物緣情語也予故錄而記之恐其久而失之又系之

以詩詩曰樓頭題得美人妝素手琵琶學句曾錦字烏

絲闌欲滿玉臺艷曲體誰長閑情欲共流蘇語詩氣渾

如噴雪香恨事世間常不少可能天壤嫁王郎

鸝吹集序 沈自徵

嗚呼余安忍序吾姊哉姊長余一歲分梨簸錢之景儼

然在目俄成隔世石火電光恍如夢幻故姊氏歿後余

家業都捐無意人世臨風追念惟有涕淚盈把寧復堪詮次其斷腸也且余又何能序吾姊哉姊淑德麗才掩娉風人擅嶶來哲克為女範之宗寧僅如世之閨秀稍能弄柔翰者比余襪線短才生平期許彈鋏無成行將以頭陀老又安能以玄晏重吾姊也乃仲韶再以書趣余必欲一言弁首豈非以女子行不出閨閣昭詠絜之才必將於封胡羯末徵信也於是為之抆淚言曰語云詩能窮人詎不信歟豈直龍門湘水侘傺畢世即團扇

流黄女子不免葢靈根慧業造化所靳惜而窮鬼所揶揄有由來矣姊氏夙具至性四五齡即過目成誦瞻對如成人憑副先子甚鍾愛之恒抱弄於膝不肖弟幼頑劣爭棗栗輒烏獸䑛姊姊弗恚以好言觧之先大人相顧詫爲不凡顧恭人樹䕶不永先子棲心禪悅以兒女累多爲蘋飄散去心獨憐姊遣姑氏張孺人撫之蕭䕫藥室宛似篳門之楣所謂綺閣金鋪者無有也幼無師承從女輩問字得一知十遍通書史將及笄遂手不釋

卷每念顧恭人蚕棄琉璃硯匣之旁皃鷺繡牀之暇時有涕泦瀾也十六而歸仲韶若貧女稱有室矣襆囊木櫝而往贄脯不具無以籍稱官門送女者姊恬然自適也姑馮太夫人年高姊矜嚴事之箴管觹燧與芼羹佐餕每下氣柔聲猶恐逆姑心迨夫兒女林立姑少有不懌姊長跪請罪如此終身馮太夫人久而益怡雖古稱孝行如崔遠之母者奚以加兹仲韶鵲起時髦珠瑩玉秀克稱王謝風儀姊静琴既翕益肆力於縹緗或作頌

春椒或儷銘秋菊中閨倡和業日以富然仲韶累屈秋闈偃蹇詩書問家殊瓠落姊從牛衣中互相勉勵未嘗作跋面羞郎之詞也迨仲韶登南宫受鸞誥稱命婦矣姊處之淡然畧不色喜屬仲韶數奇落拓一官浮沉金馬產逾益削上世苑裘良畬盡折入子母家姊簪珥纈繡悉以佐不贍篋無餘飾剩襦而姊諱言貧上事下育勉力拮据融融洩洩不以動馮太夫人心然米鹽漿酒之暇不廢吟詠故其從政白門爰有楊柳藏鴉之句聞

警甘泉不無寒碪木葉之思生平鍾情兒女皆自為訓詁豈第和膽斷機亦且援經課藝當夫明月登臺則蕭史共賦飛霰集戶則謝女呈篇飲酵則誇北海之兩男辨絃共隹伯喈之幼女既蘭芳而蕙茂亦瓊映而玉暉花蕚相鮮人倫盛事洵為寡儔矣無何而少女瓊章玉樓先名長女次兒相繼夭折禍且延於馮太夫人逾年之間不祥駢集既滋喪明之傷復加殞妣之慟血盡骨立竟以身殉嗚呼痛哉吾姊之為人天資高明真有林

下風氣古來女史桓孟不聞文藻甄蔡未嫺禮法惟姊
蕙而有之生平不妄言笑而和煦之意藹於顔面風度
夷遠不喜作時世裝束然一旋折一啓粲娣姒中明慧
者爭相效之終身莫及人情機警者鮮忠厚姊於人情
曲折悉若列眉終不盡言以翹人俆以片語應酬則譚
言微中盡為解顚而行已每衷於古人報施必從其厚
道處郗家之冷煖介阮氏之貧富意泊如也獨賦性多
愁洞明禪理不能自解免雖一生境遇坎壈為多亦良

緜禀情特甚山花開落朧月盈虧光陰往來榮瘁互代而臺前鏡裏偏多躑躅之懷緑水芳叢恒如揺落之感當夫愽山煙定竹戶風來堦除移半甓之影燭花垂一寸之炧觸緒興思動成悲惋香箋盈淚彩筆餘辛奚必廻軫隕涕聞笛傷心今閲其遺編如怨鶴空山離鴻朝引令人怳怳殆不欲生所謂沉悲生疢積痛傷年竟以憔悴一生齎志玉殞嗚呼痛哉則詩能窮人之語不其然乎不具然然乎當余仗劍塞上徼逐黄沙白草金戈鐵

馬之中世味咀蠟誓不復歸以緘書寄姊訂無生大業姊報章言從夫既貴兒女盈前若言無福似予作踐但日坐愁中未知福是何物此生業重惟有皈向空王以銷之耳其生平情況大都若此雖然使仲韶綰綬峥嶸家擁金穴姊珩璜節步暉曜中閨亦不過所稱副笄六珈享世之癡福已耳又安所得金石之録與采葛織錦共垂不朽所得孰與仲多詩未必能窮人姊又可一笑於寒原矣集若干卷聊贅數言用質震旦閨秀非第為

玉臺嗣詠已也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六